

序一

前譯慈禧外紀其中景善日記述庚子年事最詳然皆屬於中國政府一面者也使館圍攻之情形則略焉今秋中華書局戴君復持此書見示閱竟知作者卽當時使館中之一人親居圍困之中且曾執鎗以與防守之役者述其所歷都爲三卷上卷述事前驚恐之情中卷述圍中攻守之事下卷述聯軍騷擾之狀日日記之纖悉無遺令閱者如身歷其境極饒趣味今一依原文譯出雖有嫌繁瑣之處亦不之削以存其真與景善日記比而觀之則庚子年內外情事皆盡之矣而未卷尤有關係今之新學家每謂白人行軍爲文明之師觀此書所載聯軍騷擾之狀其文明爲何如耶且出之彼族之口尤爲確鑿無誣吾國人其詳觀之外兵之入國中其殘酷侮辱有如此可不懼哉

乙卯年十二月朔冷汰識

序二

庚子拳亂乃中國未有之變局雖親貴諸人之誤國而當時各國公使處置之不善積

年民教案件辦理之不平亦足以激人心之憤怒小民無知挺而走險其事至愚其情亦可憫也此書雖時有責備使館當局者之言猶未能推及其真因惟秉筆直書無所隱諱於聯軍入京騷擾之實况尤爲詳盡外人記庚子書中最稱善本在歐洲已十餘版其風行可知爾吾國人尙未之見今承中華書局之請與冷汰共譯之天下之事無論巨細其真贗豈能掩蓋於一時終必暴露於世界於此尤可以見公道之不泯焉

乙卯年冬月陳貽先識



此書記一千九百年北京夏秋之事。作者會親歷其間。據目之所覩者而述之。每日每時之情形。詳載無遺。當其時。中國都城。處於驚風駭浪之中。全世界之眼光。皆注於此。雖英國適有南非之戰。世人亦暫忘之。其事之重要離奇。可以想見。披此詳細之記載。殊覺有味也。此書出版雖遲。關係頗重。其最要者。約有數事。第一可以見其時拳匪瘋狂之真象。當使館未被圍困之先。其兆已甚顯明。各使尙無預備。及至危急之秋。而彼此猜忌仇恨之情。仍復如故。僅因中國政府之遊移不定。乃得免於全體之覆沒耳。第二可見列強在遠東間彼此之誤解。此誤解乃歐洲人士。認爲無關重要者。不知其關係實大。觀於此書。當可恍然覺悟而力去之矣。第三可見歐洲聯軍到北京後。搶劫情形。野蠻腐敗。一至於此。軍法一懈。各軍隊即漫無紀律。幾於無事不可爲者。各國之人皆然。觀於此書。則公私記載中。彼此詆毀譏諷之辭。可以休矣。今日學者。皆言世界已進於文明。古代戰爭中野蠻之狀。將不復見。今請其詳細觀之。果文明耶。野蠻耶。據掠奸淫之事。仍爲軍隊之恆態。唯恃執法者嚴懲無私。始能戢之耳。第四歐人皆謂派

往東方之代表。只須二等人才卽足。今可嚴詰之。此意是否錯誤乎。觀此書所述之情形。則爲中國使臣者。必須其聰明才略。足以轉移事勢。而不爲事勢所轉移。乃能勝任。已無疑義。非有敏活堅強之腕。不能當此艱鉅變幻之局也。第五歐人皆謂觀於一千九百年之事。中國以大軍圍攻區區之使館而不能克。可見兵力之弱。衆口一辭。其意堅不可拔。不知此亦大誤。觀於此書卽可知之。蓋中國人乃在能殺之時而擊其刃。非其力之不能也。當時中國之政府。意見不一。其主持和平者。當事勢決裂之後。猶暗中竭力挽回。以拖延之政策。減輕其事之結果。而使凶暴者自敗。此亦不可不知者也。英國在東方之外交。曾有一時呈極鈍拙之象。亦觀於此書而知之。記載北京圍攻使館之書。固有多種。秦晤士報通信員莫理遜博士。曾告予。在彼書室之中。但以英文而論。記載此事者。卽有四十三種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隱諱。或不完。均不如此書遠甚。除中國北京會親觀其事之人以外。世人明此中之真象者實少。兩部較好之書。一卽莫理遜博士之所著。一卽法公使對其政府之報告。然此二書亦但述其緊要之事。於內部詳細之情形。仍未道及。且於其最堪注意者。無一字及之。卽聯軍之劫掠是也。此可

駭可恥之事。有一幕遮之。世人知者甚少。此書始將其幕揭去。此親歷目擊之人。本事直書。無所隱諱。今爲印出。尙有因不得已之故而刪減者。然卽所留存。亦足令人閱之而驚駭矣。此親歷目擊人之所記述。無論如何愚拙。或其意見亦不無少偏。然均係真實之事。較之臆度及欺瞞者。固自不同。後之作史者。可以參考而改正其錯誤矣。今其事雖已成陳迹。想閱之者。必仍覺其有味。觀其所記。如事前之恐慌。防禦之薄弱。守兵之困苦。以及戰爭之忽起忽停。外交之變幻離奇。盼望援軍之焦悶。及其後之忽然而至。種種情事。令閱者如身歷其境。亦隨之而驚憂悲喜焉。至於解圍之後。聯軍肆行擄掠。其貪慾之重。實爲可怖。殺人放火。強奸豪奪。無所不有。作者以其隨時所見所歷。竭力記出。繪影繪聲。歷歷如視。若有缺漏。則編定者之過也。一千九百年北京之夏。在世界史上。必永遠留存。與印度變亂之事同。皆歷史中少見之事。今日遠東風雲未已。吾人將此故事。重溫一遍。未必無益。此書所記。多有未經人道者。如人當圍困中之心理。皆曲曲傳出。圍困之事實。爲辨別人才。磨練志氣之爐。此人人所當知之者也。

一千九百零六年六月撲笛南姆威爾 B. L. Putnam Weale 記於中國

庚子使館被圍記

第一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十一號

此時天氣漸熱。予所居之地。當緯綫四十度。雖在西歷五月。而氣候已覺炎燥。令人難耐。此地灰塵極重。且以質黑著名。每起大風。則由地直捲而上。仰視天日。頓成愁慘之色。撲人口鼻。衣履皆滿。此初至中國北京者。無不言之而攢眉者也。中國北方除夏季雨水略多外。不見日光之時甚少。大風揚塵。日光既爲之蔽。而無風之時。灰塵亦不能免。蓋一年三百六十餘日之中。難遇天宇澄清之數日也。其在四達之衢。及城門之間。則重笨之騾車。擁腫之駱駝。往來交錯。時時擠塞。不能通行。車馬既衆。則灰塵亦愈甚。吾人居於此間。似無衛生之可言矣。但此可惜之灰塵。亦微有益處。其墮入人喉。固極難受。然亦陰彼微生物。使難滋生也。以上乃中國北京之實情。蓋地近沙漠。無怪其然。而今年天氣。較往歲尤爲乾燥。故灰塵亦愈重。歐人居者。尤爲苦之。當此之時。有一新發生之事。如一縷微雲。起於天末。雖其後將籠罩大地。使人間成陰翳之世。而此時則

甚微細。皆不之覺也。是事在山東省。距威海衛不及千里。起有匪亂。由十二英人率黃種之兵六百勦平之。德人因此懷忌於英。蓋彼視山東省爲德人勢力之範圍。不願英人插足於其間也。此事本極微末。然彼臂繫手釧。球術極劣之德武官。則表現其仇視英使館之態度。由聚會中察見之。英使館之俱樂部。有一特別之名。曰冰房。吾人每日皆聚會於此。駐中國之德使。貌頗美麗。蔚藍之眼。修潔之鬚。態度沉靜。不發一言。望而知爲深心之人也。此時山東省新發生之義和拳匪。使館中並不注意。但偶一談及。且其時山東巡撫爲袁世凱。乃一有魄力之人。稍知兵學。其部下有精兵一萬。故吾人恃以無恐。但當時中國政治情形。實不佳妙。人人意中。皆覺此時之北京。非復中日戰事以前之北京矣。在中日戰事以前。吾人居此。宛若一快樂之家庭。當日只有使館十一處。及爲稅關領袖之老年赫德。又環遊地球之一二人而已。吾人每日優閒無所事事。唯游談宴會。馳馬擊球。以爲樂。公務甚爲輕簡。使館中人。皆戴特月 (Felt) 之帽。服老式之衣。彼此和好。坦白無間。及中日戰事以後。則情勢大變。俄羅斯首蹴其球。羣起競之。華俄道勝銀行。遂於此時出現於世。發起者爲彼大皮君。恆見其手挾灰色之皮夾。

面色黑黯。呈詭譎之容。往來於使館街中。人皆謂彼乃經濟界之魔王也。然不久在克細里會中。猶有報告此事之不確者。其詭譎如此。未幾而滿洲鐵路會社。又正式發表。其表面雖若正大無私。實則伏匿極大之陰謀。尙有其他報告之事。皆祕密重大者也。道勝銀行東清鐵路兩事既過。則有膠州灣事件。威海衛廣州灣事件。交涉情形極爲緊急。少年好事者。則用爲相見時談笑之資。當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中國政局生極大之變動。慈禧太后重執朝權。皇帝錮於瀛臺。人心惶懼。以情勢論之。使館應增其衛隊。且使久駐。以防事變。乃不但不增。且事過卽遣之使去。保護吾等之人。不在予等之側。而遠駐於海口。殊可異也。昔日余等所歷和樂之光陰。今已消滅。而日處於疑忌仇恨之中。各使皆互相嫉視。與前大異矣。當此氣候乾燥。灰塵障天之時。已極令人難耐。使館中人。則伏居高牆之內。以從事於詭譎猜忌之事。其居予等之外者。則爲內城喧雜之聲。至夜始息。蓋各城門至夜而閉。但至夜半。則守門旗卒。起於睡夢之中。開鑰啟城。惟見紅呢或藍呢之車。拖以肥碩之騾。羣向宮門而進。以備早朝。皆中國之大官也。有一使館中人。雖於城頭視之。言昨夜之車。較往日爲多。守門者或時止來車。

而詢之。其所見止此。但覺塵飛土揚。盤旋成陣。今日天氣極爲乾燥而已。

第二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廿四號

山東新起之匪。予等稱爲義和團。但言語之間。多呼爲拳民。以其字少便稱也。今日予等談論拳民之語甚多。蓋今日爲維多利亞女王萬壽之期。使館中鋪張甚盛。使臣捐廉設宴。款接賓客於花園中。各處皆懸中國之花燈。香檳成列。人皆開懷暢飲。樂此佳節。又聆赫德之中國音樂隊。當此良夜。燈光燦爛。口飲佳酒。耳聞佳樂。尙有何事挂於心乎。然觀於法使之容。使在會諸人。皆不能不爲之注意。予亦有所觸動。起而聽之。其初所聞。仍係陳舊之語。既而忽有一新奇之名稱。送入耳鼓。蓋拳民二字。第一次出現於法語中也。法使所言。足以使人傾聽。因中國多數之天主教士。皆在其管理之中。故其所發之言。極關重要也。彼所言者。乃北京大教士蒙雪惹佛君 *Monsieur F.* 五月十九號致彼之信。距今不過五日。信中請派水兵四五十人。保護教堂。然此請求。經公使團之會議。斥爲荒謬而拒絕之。此大教士述其請求之理由。謂距京不及千里之地。已出現排外舉動。損傷頗大。又言及未來之危險。法公使語至此。面有憤怒之色。揚

其肥掌。默視諸人一周。其意似謂阻止水兵之來者。出於英使館也。語畢。卽冷然而去。想又往發電矣。衆聞其語。皆爲不歡。然對於拳民。皆輕藐視之。不覺其重要。英國使館中人雖已知其殺害內地教士。且知勃路克司在山東之被害。亦由彼等爲之。但英國人乃不值錢者。其國中本有人滿之患。政府聞其教士在中國有交涉之事。或被傷害。不獨不理。而且怒之。故在中國橫死者亦日多。於是拳民遂由山東漸蔓延於直隸首都之地。歐洲各國。其半以英政府爲首。極言其不關重要。或以漠視之故。隱匿其事。此由予等電報以知之者。拳民勢力已至涿州。東南去京城不過七十里。日驅教民而殺之。除蒙雪惹佛大教士外。無人注重之者。觀政府及使臣漠視之態度。彼大教士力請水兵以保護教徒。豈非甚愚。上帝之信徒。固分應殉道者。何乃不自知乎。盲目之公使。其胸中日盤旋於政治發生之情勢。不知另有一最可恐怖之事。已由胎胚而萌芽。而長成。將爲剝膚之災。而茫然莫覺也。無論外間之事如何。北京總安全無患。此乃今日衆人之共言。而無有疑之者。故予等歡宴既畢。羣作倦怠之容。各乘車而歸。不久卽入睡夢之中。想諸人亦決無恐怖之夢。或夢及久居北方乾燥之天。使人煩惱耳。

第三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廿八號

今日爲何日乎。蓋距予等談述大教士之信。而譏笑法人輕浮易動之日。已踰四晝夜矣。此四晝夜之間。有何變動乎。蓋前此一縷之微雲。今已漸次發展。而障蔽大地之光綫矣。距今二三禮拜以前。所謂義和團者。固已漸漸蔓延。動人注意。然皆不過視爲一隅之變。微末之事。而今則何如。北京至保定之鐵道。已被拆毀。豐台車站。亦已被焚。其距北京。僅六英里耳。大鐵橋亦炸毀。洋工程師皆逃入北京。尤可驚者。拳民之旗幟。已飄揚於空中。鮮紅之布。大書扶清滅洋四字。彷彿吾歐人之血所染也。其在涿州。則中國官員。雖親見拳民練習之狀。情形怪異。甚爲可怕。拳民首領。當衆人之前。以火藥實入鎗中。而落其塞。又加以彈。舉鎗作勢。以告大衆。衆人但見火光爆發。轟然作响。而當前之拳民。安然無恙。則羣相驚異。謂拳民真有避鎗破之神術。譁然讚美。不知其鎗塞已落。先雖以彈實入。而放時則已脫出。但其手術甚巧。而人不及知耳。拳民聚集既衆。而新附者尤絡繹不絕。各處鄉村。排外之舉。日益興盛。頭裹紅巾之輩。觸目皆是。致紅布價格。爲之頓昂。蓋直隸一省。均已風靡。羣知變亂。卽在目前。此皆予等得之於中國。

之友者也。然十一國使館中人。則伏居深廈之內。外聞奇異之故事。內則祕密籌思。如何出奇制勝。使政局一新。以使己國政府。知其駐華外交家手段之敏活。實則自法使館之及君。及斯拉夫皮君。離去北京後。北京已無一敏活之外交家矣。北京必安全無患。此猶爲吾人今日公共之言。但因無知之婦人孺子恐懼之故。不得不召集衛兵。於是此事遂經公使團之會議而決行之。至下午則各拍電報。以報告此事。而召其衛兵。各國衛兵。均居於大沽口外之船上。接電即可來京。皆謂衛兵一到。卽無事矣。十一國公使。除開以上之聯合會外。又各電告政府。述中國之新聞。各人私心揣量。不知後此果有變動否。時倫敦外務部。卽維多利亞女王之大臣沙禮士侯。有電報來。言拳民事彼已厭聞。勿庸再述矣。南非戰爭。非仍未止乎。卽此一事。非已使英國處於困難之域乎。當此之時。而英國之外務部。發來如此之電文。誠不知其何心。真令人閱之而激動也。歐洲政府。永不能知東方之實情。蓋東方之事。非可以溫和處之者也。巍然紅色之宮牆。峙立於日光中。吾人在使館門外。卽可見之。據所得之報告。則此宮牆之中。其事亦變幻而無定。聰慧之慈禧太后。聞其臣下兩端之言。彼此迥無別。而各執其是。唯在

太后之裁斷耳。想太后當能出其智慧。以斷定此事之不祥。必無良好之結果。蓋太后深明歷代之變故。不同常人也。太后時召皮硝李而詢之。太后喜聞小話。故此太監之權頗重。太后召彼。使之探視外間之真情。慈肅性情頗急。當其年少之時。人皆稱爲俄國之加色林。蓋具滿洲剛烈之質。喜執政權者也。皮硝李以一皮匠之子。入宮爲太監。漸得太后之寵任。遂執宮中之大權。此次奉命往端王邸。端王卽新立大阿哥之父也。邸中正開宴會。上坐者爲團中之老教師。正議率領拳民。揭旗以入內城之事。中國之政府。本爲昏愚柔弱。混合雜糅之政府。今則與拳團合而爲一矣。皮硝李靜聆彼等之言。暗自籌度。蓋李乃具有轉移太后意志之權者也。此太監疑信參半。時時詢問團中之事。彼等則大肆誇張。言拳民如何衆多。人心如何歸服。聲勢如何盛大。法術如何神異。滔滔不絕。皮硝李仍不甚信。遂辭去。於是上諭連翩而下。宮門抄當差之人。不復似昔日之緩步安詳。與朋友且談且行之狀。唯見其手執印刷之上諭。以粗重之音。喝行路之人曰。躲開躲開。要緊公事。據各方面觀之。皆若有重大之事者。街市中時見慌亂之狀。似爲事變之先兆。其情狀已漸明矣。洋鬼子三字之口號。已異口同聲矣。觀此氣

象實不佳妙。但吾人已召集衛隊。不久即可無事。以上所記。乃內地之報告。此時各使館仍鎮靜如常。惟法公使館前時有亂雜之狀。然亦不過天主教士請求四五十名水兵之小事。非有他也。彼蒙雪惹佛君。真一囉唆之人哉。

第四章 一千九百年五月三十一號

予等今日晚餐。有美酒佳肴。飲啖至酣。與宴之人。雖不甚多。亦不爲少。共有一十八人。公使夫婦皆在座。以嚴重之態度。講述中國現在之情形。終席皆談拳民之事。公使極好談論。其演說時。常作手勢。其夫人則面現憂色。時有嘆息之聲。質言之。環遶於予等周圍之情勢。實甚可怖。據公使之言。則事變之來。未可逆料。北京或有一日。忽起殺戮之事。中國政府。已現瘋狂之狀。予等隨飲隨談。議論至多。及終席。公使亦數露恐懼之容。予等則痛飲狂啖。意氣興奮。此席間之情狀也。然轉瞬而情狀大異矣。蓋今早自天津來電。言衛隊正上火車。其後又得消息。言衛隊業已啟程。然吾等晚餐既畢。將近十時。而音信杳然。衆皆猜疑不定。又久之而不見。至於是最初銳氣。消磨都盡。雖九門提督。有正式通告。言使館衛隊。或到京稍遲。前門應緩關閉。然當事者若久候不耐。變爲

憤怒。立刻關其城門。則衝突卽不能免。予等設想至此。尤覺不安。各婦女尤不絕吁嗟之聲。正凝望欲絕時。見一人手執一單。上書各衛隊之數。由前門送來。蓋衛隊已至矣。衆乃大悅。立時恢復其銳氣。此時情狀。乃予所永記不忘者。其後聞公使批君言。彼得一消息。不敢告人。卽彼之書記。亦未告之也。單上只載英法俄意美日本各國之衛隊。德奧二國尙未到。皆謂再歷數小時。將另搭一車至矣。於是予等得一重要之判定。蓋衛隊猶能通行無阻。安抵北京。可見中國政府。雖意志難測。此時猶未決定行之也。衆心旣安。議論復起。然久之亦自覺其無謂。蓋所談多係贅辭也。予等之希望。卽恃此衛隊。以維持大局之安全。於是先出至法使館。見法國衛隊。僅爲兵船之水手。彼等正執刷刷衣上之灰塵。雜以詬詈之聲。又見蒙雪惹佛君所領之教士二人。坐於院中。耐心以候公使之歸。予復聞此二人。乃要求明日派水手廿五人至教堂。非得允許。則不肯歸也。各使館中情形。大概相同。各衛兵皆力刷衣上之灰塵。互相道賀。其所以欣喜之故。或因久處船中。一旦遷至岸上。志意舒展乎。或彼等聞人言。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中。國政變時。俄來北京之衛兵。除飽食外。毫無事事。極其快樂。而羨慕之乎。彼等蓋茫然

不知時局之危險也。是夜予乃知衛兵在天津啟行時。會有小小衝突之事。蓋英國先議定調衛兵七十五人。後欲增至百人。中國不允。不肯開車。英國船長。雖以言恐喝。終無所用。卒從原議。自衛兵到後。衆皆欣悅。或散步。或飲酒。皆言今無事矣。獨予憶此月爲六月。乃歷史中多事之月。不覺復起憂念。天氣又極燥熱。似此後仍不免有事變者。予殊嫌衛隊之數太少也。

第五章 一千九百年六月四號

今日爲六月四號矣。予等所歷之光陰。奇怪不可思議。以前每日爲二十四點鐘。今則至少有四十二點鐘。與往常大不相同。何以有此等奇事。殊莫明其所以然。若謂變局。此時亦尙未見有何確定之變局。吾人之身體。固依然如故。日常之生活。亦依然如故。惟所掛之晴雨表。寒暑表。似已亂其升降。陳設之鐘。其彈簧機器。固與平常之鐘表無異。但已變每日二十四點鐘。爲至少有四十二點鐘之長。豈非奇怪不可思議之事乎。此奇怪之理。唯印度哲學。似有一綫之明。其言曰。是卽非。非是卽是。汝平日所不解者。今可悟矣。或者因謠言之來。頃刻變換。忽然如海潮之洶湧。忽然消滅而無跡。其變

幻之捷。遂使一定之時辰。分爲無數之段落。而覺其特長乎。要之時光長短。本無一定。人覺其長卽長。人覺其短卽短。所謂萬事皆由心造也。予等有時心房跳動甚速。有時則又歡悅以啖點心。或大餐。如有食物未冰好者。仍喝罵僕侍。如平日安閒之狀。予等之僕。或爲漢人。或爲滿人。大抵皆天主教徒。其態度亦與平日無異。不動聲色。亦無憤恨之狀。彼等等候消息。較西方人之耐煩者。更爲耐煩。但亦略有抑鬱之態。側耳張目。以候謠言之來。欲知消息之確否。予等自早至晚。恆似有極鉅極慘之事。在其後者。時皆可忽然發生。雖不敢以己之所思。告於他人。而此等思想。則人人有之。恆往來於心而不絕。蓋風潮果忽然而至者。將頓成陰慘之象。其勢殊爲可怖也。予等之僕。所言亦然。北京巨室之僕從。多爲旗人。爲從龍之嫡嗣。但彼等雖爲滿人。或竟爲紅帶子。而其爲予等僕從。則甚親暱。予等甚於親暱彼等之同族。此事甚奇。實則彼等乃天主教徒。歷來已久。當舊瑞嗣 Jesuits 一派盛行於中國之時。彼等祖先卽已從之。蓋自匪比史梯 Verbiest 史茄累 Scholl 之時而已然矣。每逢禮拜及節日。則彼等羣趨大教師之北方教堂。參與舉聖體 The elevation of the Host 之禮節。愛其教主。乃過於